





候選知府左君墓誌銘 并序

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當事者憂郡學頽壞不治且圯
乃集諸在籍紳士合議明倫堂諸紳士方逡巡未對而左
君丹谷年最少毅然起末座揖諸當事請以獨力任之在
座者咸相顧愕眙出意外時估計須白金二千餘兩君請
倍其數鳩工庀材既堅且良自門廡堂殿推廣之啓聖祠
尊經閣明倫堂敬一亭之屬咸煥然一新不數月而鉅工
以成當事者將聞其事於

朝請議叙君又力辭之於是諸大吏各製額以旌並為文
立石於學郡中人士或作為詩歌紀其事君尤遑然不自

足也君諱梓字丹谷鎮江丹徒人由明經入仕籍
誥授中憲大夫候選知府祖端修職郎父志敏儒林郎並
贈如君官君早失怙恃與兄楠同居不析產先世多善舉
君兄弟踵行之久不懈君生於雍正丙午卒於乾隆甲申
年三十有八配駱氏

封恭人先一年卒年三十有五恭人理家政睦姻族秩然
有條子二人長煥次煒俱國子生煥等將以某年月日合
葬君與恭人於某山之原以狀來乞銘君於法應銘銘曰
嗚乎君乎天靳其年世多壽考孰如君賢廟學既新讓而
弗有善不近名名卒不朽南山之麓土厚而深於千萬載

視此貞珉

國學生崑山顧君墓誌銘

顧氏稱吳中望族其最著者在吳曰雍在晉曰榮曰衆曰和在五朝曰琛曰凱之曰歡曰協曰野王在唐曰允曰少連在宋曰臨其在五代則東林之君子仗節守義之臣與夫文章行誼之卓然在人耳目者尤指不勝屈至我朝有諱惟灝者以孝行選

旌典事載府志即君之考也君諱相臣字佑君崑山其號世為長洲人後分長洲為元和君所居在元和界遂隸其籍為太學生君少好讀書慕儒術承先人遺緒獲接當世鉅公上下其議論耳濡目染顧盼煒然顧以家事中落不

得已操贏竒由京口溯大江往來洞庭彭蠡荆湘間家業
日隆隆起然君為人豁達有大志不沾沾較什一好行其
德凡有利於人者靡不為人或負君力不能償者君即焚
其券不復問性慷慨重然諾交遊最廣人以急請必應為
人排難解紛有訟庭所不能直者得君一言無不折服君
少即以孝稱執喪盡哀禮享祀必誠必敬應事接物和藹
樂易而教子孫必嚴從父深舟先生諱某者宿也為君諸
孫師君年且老以家事付子孫日與先生朝夕講貫互有
啟發庚寅秋先生捐館舍君方悵諸孫失良師乃不逾年
而君亦歿嗚乎其可悲也已君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七月

四日卒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五日享年七十配林氏繼
詹氏並賢淑能助君內治子三人文煒先卒次文煥文燦
女二人壻吳某朱某孫六人某某曾孫二人某某君之子
若孫將以君卒之次年某月日葬君於吳縣橫塘之阡以
狀來乞銘銘曰

顧氏之先其澤孔長蘊極必復子孫用光橫塘之陽土厚
而剛以為君之宮終焉允臧

心潭上人塔銘

并序

上人號心潭名露芳字本悟姓李氏祖某由遼陽寓居京
口再世生上人上人少多疾其父母懼其不壽命舍身為
銀山寺僧寺無田貧甚上人雖學為浮屠獨不信輪迴懺
度之說不為人作佛事遂益貧然上人工詩善楷法嘗甄
錄古今人詩及僧詩日夜披讀不倦博觀儒書有得於心
輒喜因盡棄其學用儒書授徒自給云上人不飲酒客至
必具酒出其詩相質用是所交盡當世知名士揚州天寧
住持某延上人為記室久之住持以事避地入吳上人往
復衛其行住持固心重上人至是將授以衣鉢上人謝復

盡出其橐中金匿上人所上人力諷使散去勿留為厲階
住持不能用後果有覬覦之者然上人卒完全還住持不
為動上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三十有四道
士趙桐門本立其詩友也為營塔附葬於寺山之祖堂而
余為之銘銘曰
舍身以祈壽壽不可以祈也豈佛說之果誣抑修短之不
齊也天奪其算必昌其詩工人有知其又奚悲

楓皋江君墓表

君諱啟敬字亮采楓皋其自號也世居徽州歙縣歙之江
最稱著姓多達官富人君之先則為大儒為孝子為名臣
通族所不敢望高祖秉謙明萬曆庚戌進士仕至山西道
監察御史明史有傳曾祖玉冰廩監生我

朝贈奉直大夫江西南瑞道載縣志孝友傳祖德中順治
壬辰會試副榜仕至廣東惠潮道布政使司叅議與兄德
新弟銘勲俱載邑志文苑傳考之淮恩貢生官睢寧縣儒
學教諭署知縣妣吳孺人張孺人君張孺人出也早年失
怙恃時參議公尚建教子孫最嚴君秉承家法罔有隕越

有四兄二弟友愛無間言先世遺產悉推與之年十八就
婚淮上旋以齋業在光黃間復挈眷往居之君少好學攻
詩古文制舉義宗雲間婁東諸子為時所推睢寧公精易
學著有成書君反復研討得其傳僑光山盡交其知名士
少宗伯胡公煦通來氏易時方以孝廉家居授徒君與往
來最篤朝夕切劘所學乃益邃仍以其餘力治諸經多心
解發前人所未發貢國子監肄業率性堂試輒冠多士祭
酒 崔公如岱長洲韓公葵司業長洲彭公定求皆激
賞之顧君性恬淡不事干謁兩試北闈皆報罷又不欲以
他途進名在銓曹將得缺亦不謁選也囊衣襤被蕭然歸

里遂終身不復出嘗著仕學說一篇以見其志其略曰天
下有不仕之士無不學之士有不仕之日無不學之日學
其必然者也仕其或然或不然者也二者之輕重判然矣
又曰知相之富貴非為優士之貧賤非為絀藜藿之果腹
無異於陸海之充案椀福之被體無異於錦繡之章身蓬
草之安居無異於樓棟之連雲緩步之適意無異於鳴騶
之載路娓娓千餘言其胸次可想也君生於康熙十三年
卒於乾隆四年生卒俱八月十五日壽六十有六著有楓
皋集若干卷配程孺人慈孝恭儉為族黨所推與君同年
後六十五日生先君十二年以雍正五年十月九日卒側

室仇孺人以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君歿家中落孺人撫孤苦節至二十二年之久子三程孺人生者二士熙國子生考授州同知後君三年卒士傑國子生能詩工書法聲譽翕然未竟其志以乾隆四十一年卒仇孺人生者一道南國子生女二孫三孫女一初士傑等塋君及兩孺人於山陽瑤溝之原丙申秋河水壩其墓道南將奉柩歸葬黃山先兆而力有未遑乃先請余文刻諸石以表其墓道南砥行力學能文章與余善不可以辭是為表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歷任湖北宜昌府知府劉君墓表
故宜昌守劉君既卒之二年將葬孤宗元等具狀請余文表其墓余辭不獲按狀君諱鶴齡字雲皋先世揚州江都人後遷通州呂四場遂為通州人祖人驥父志垣並以君職

贈封如其官妣邑太恭人寔生君君少以國子生授例入仕得中書科中書游陞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加三級
覃恩晉階四品京察推陞刑部江西司郎中調戶部浙江司丁內艱服闋補山西司俸滿引
見記名選授湖北宜昌府知府此君生平歷官大略也君

少工書在中書科凡內外臣工邀

恩請

封者必得君書為重在工部屯田司文移奏牘填委諸同
官悉以屬君君不知勞而事以舉協辦軍需製造兩庫事
務條例最煩限期亦最迫君獨無稽誤冬官堂屬交口稱
其能在刑部未久在戶部浙江司司事較他司為煩又兼
山東四川兩司總理督催所十四司文書事君素具兼人
之才又果於有為同官咸倚賴之一如在工部時後官山
西司亦然在宜昌僅五閱月地其逼近苗疆為黔蜀往來孔
道轄二州五縣疆界廣濶民貧而黠喜爭訟素號難理君

至則部署井井使苗民各安堵而姦宄不得作盡裁諸陋
規清理積案鶴峰州有爭繼嗣十餘年未決者君提卷一
訊即服嘗夜行聞婦人哭甚哀踪跡之則其夫因誤買盜
物繫興山獄久不鮮君察其寃獲真盜於長陽苗地賦證
明確向之被繫者乃得釋春時課耕郭外憇山閣作勞農
記民間傳誦之刻於石振興墨池書院延名師督課士以
知學科試所屬童子務得真才寒峻則助以資谷暇日仍
招集書院為提撕講貫不倦郡中人士戴之若慈父母以
憂去持香走送郊外數十里相屬初君官曹郎即上邀
主知由刑部改戶部出自

特恩扈

蹕山左者一熱河者再屢蒙

恩賜紗緞荷包等物出守宜昌

陞辭荷蒙

溫語褒嘉反復訓誨蓋駸駸乎將大用而君已不及待矣
君天性至孝邑太恭人棄養京邸扶柩歸哀毀幾殆聞封
公訃毀尤甚識者咸憂其不支後竟得疾閱六載終不起
君為人寬厚樂易循循然退讓君子也維急人之難則爭
先恐後雖勇者有不及少好讀書為詩文必追蹤古作者
自奉儉約無擣搗聲色之娛先世好行其德君一一衝行

之然在君為末節不足為君道也君生於雍正甲寅正月
初八日子時卒於乾隆己亥年^九月二十六日亥時得年四
十有六卜以辛丑某月日時葬於某山之原子三人宗元
宗鼎宗璧女二人孫三人君內行純備自家居以至服官
立心行事咸可師法乃官不過四品壽不及五十豈嗇其
身者將豐其後耶君諸子皆賢能繼君志君其可以無憾
也夫是為表

周東山先生墓表

先生姓周氏諱壽人東山其號世為宜興人晉平西將軍孝侯處公後唐宋以來聞望不絕入明有以舉人官太康知縣為陽明入室弟子沒祀鄉賢者先生之六世祖也入本朝有以名進士入詞館出官建昌推官者先生之曾祖也祖諱申謀諸生父諱士標並崇本力學潛德不仕母徐孺人生二子次即先生少補常州府學生屢躋場屋不獲雋不喜治家人生產俯仰無以給乃不得已兼習刑名會計叅助幕府所至封疆大吏輒倒屣相近恐不得當脩脯所入供婚姻喪葬外恤貧振乏親族多賴以濟素好學雖

塵案徑惚未嘗一日廢書精研易理問出其餘技攻形家
言通是術者俱自謂弗如戊寅秋至陝西出莊浪下馬憩
古道觀過道士見先生挾南車以微語動之先生叩所以
道士乃出河洛圖為詳元會運世升降之理九宮八卦吉
凶消長之機其言汪洋恣肆浩然若不可窮先生請其書
曰有某氏先生如道士言求得某氏書反復研究久之若
有神助已乃廢書嘆曰此即吾所學於四聖人之書者也
稍試其術為人相度瑩宅及過墓古判決休咎禍福毫髮
曲中聞者莫不驚異十餘年間人藉以安先靈福庇子孫
者不可指屈先生為人光明磊落曾不設城府人有過輒

面斥之其人能改則慰藉惟恐不至既受絕業專以濟人
不自為利勤於誨導恐其學之無所授也北面受業者多
公卿大夫海內知名士先生不以藉禁傭夫販豎竭誠以
請先生亦必暢言無不各得其意以去甚有窮先生術欺
世網利故加譏侮便其私者先生亦笑置之或因先生善
誘疑先生尚有所秘此則學者私心而先生無所吝也先
生生於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三十七
年十二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一配湯孺人賢孝能相夫教
其子先生八年卒子敦復中復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
邑某鄉之原請余為之表余既心慕先生之學又獲從先

生二子遊知先生行事不可以辭先生晚號無碍子學者
稱東山先生云

西秩黃生哀辭

并序

代家大人作

乾隆庚午十二月初三日黃生西秩以疾終於家余聞訃
欲渡江親往哭而家人念余衰病不可以冒風雪力撓余
行乃不得已遣男宗海奉辦香詣拜靈下而余復為辭以
寄其哀焉生小年失恃少長事父以孝聞兄弟一堂怡然
相愛敬與人交胸中無城府性慷慨尚義凡有利於人者
靡不為緝荒塚掩遺骼衣寒者食餓者藥病者拯溺者資
客不能歸者乳嬰兒之無母者歲費不貲未嘗有德色久
且不懈生名履旻西秩其字也歆人以業蹉僑揚父州司
馬若周公有隱德母安人方氏生數歲時即從余遊循循

然盡弟子職服勤就養終其身卒年五十八授儒林郎候
選州同知子二人長為琇次降服為理孫四人尚幼生遺
命經理一切喪葬事皆儉而有條且曰我每見人生平碌
碌死後其子孫若孫若孫作為傳誌表狀之類以侈大之深以為
恥我死慎勿為我作行述術為琇等遵不敢違余聞之慨然
曰即此足以不朽矣是忍聽其沒沒無傳乎哉因略序其
大概俾當世有以余言知生者也辭曰

雨雪霏、兮北風颼颼江水深深兮濟無舟駕霓車兮鞭
青虬一去不復兮其將誰尤叫天闔兮天不我顧欲往從
之兮曾不為余少淹留魂無不之兮謁吾廬道阻且修兮

來徐徐登堂握手兮歡有餘夢有與歡兮覺無與娛嗚呼
哀哉兮徒離憂重曰我隕我涕爾賚爾志天胡不弔使爾
屢且躓積善必昌利其嗣卑不誅尊古有制歌以告哀乃
吾事

陳懷之哀辭

并序

陳懷之名洛先世江南義興人祖農部公始占高邱籍農部公有二子長大叅公即懷之所自出也懷之年少才雋負盛名願性樂恬沒謝絕華膺坐一室擁書萬卷反覆紬繹務為近裏切己之學謔浪笑傲蓋深惡而痛絕之詩賦歌詞俱清拔越俗剝舉義其尤工也乾隆辛未歲學使者諸城實公按至拔入商邑冠其曹詔諸生立庭下指懷之語曰此生一出中州人士皆為斂手矣其見賞於宗工鉅匠類然癸酉秋與其兄望之俱薦不售益刻勵攻苦遂邁疾不起然頗自諱恐憂其父母及望之也甲戌春二月望

之以明經貢入京師與余交最篤忽一日涕泣過余告余以懷之之死且丐余一言以不朽其弟余伏念陳氏之先自農部公以上若少保公處士公皆得大手筆誌其墓余自顧菲薄不足以自重其文又安能不朽吾懷之也子願不欲違吾望之之請姑為辭以哀之聊附於鈴唱紼謳之末云爾懷之生於雍正癸卯 月 日卒於今年三月三日得年僅二十有二無子望之以已子嗣其後嗚呼悲哉

辭曰

吁嗟陳子如玉無瑕濡染家學採英擷華鵲鶴和鳴洛中雅雅兄在京師弟止於家悲號行于駕言登車念百身其

莫贖痛虞淵之易斜入門兮不見載歌兮楚些風微微兮動慢燈黯黯兮無花高堂兮棄白髮婦兮初髻覽遺編之尚在亟扶別而搜爬望光氣之騰上若干將與莫邪振梁園之風雅傳藝苑而爭誇嗚呼陳子兮其又奚嗟

徐孺人哀辭 并序 代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九月二十八日某姊氏徐君夫人
以疾終於寢姊夫厚菴回自里門治其喪時則有張明府
為之傳江方伯為之誄某無以加焉然某聞之昔子路有
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寡兄弟而弗忍陶靖節
祭程氏姊文亦云惟我與爾百倍常情某何人斯敢希前
哲然某之寡兄弟同於仲氏而哀之百倍於常情同於陶
雖欲默默不可得也漫為文以寄其哀辭曰
維白日之易匿兮忽修夜之不暘哀我生之艱難兮慘骨
肉其摧傷憶往事之歷歷兮同幼稚而扶牀惟鳩車與竹

馬兮及下九而徜徉爰携手而就傅兮韜蒙求以縑囊胡
昊天之不弔兮廢蓼莪而傍徨念衣裳之在笥兮慟遺殯
之在堂感形影之相依兮託左右之扶將繼作嬪於東海
兮覆御雲之煌煌相夫子以無違兮恨違事之不長潔蘋
蘩於牖下兮致虔慎於蒸嘗眄三五之在東兮依寶瑟之
餘明叶紛葛藟之離披兮縈樛木而遠揚衍休徵於三索
兮分六子而陰陽惟

真人之南狩兮駐

蒼駕於淮鄉沛

膏澤之普澍兮朗御月而舒光拜

恩綸於

丹禁兮榮

紫誥於閨房翟禴之煒煒兮鏗玉佩之鏘鏘信報施之不

爽兮寔

寵渥之莫京叶乃大戾之忽降兮翩一葉之先霜胡聲風
之易折兮想瓊田而渺茫兮總帳之空懸兮念手足之參
商撫寸衷其替亂兮神廷廷而若忘重曰雪霰零兮朔風
起薤露歌兮動蒿里叶天閻兮雲路圯我生不辰兮悲不
可止終鮮兄弟兮又喪吾姊嗚呼哀哉兮長此恨其曷已

鮑東源先生哀辭

有序

先生諱建旌字廷羽東源其號歎之隱君子也乾隆丙子年八十以壽終於家同邑吳冠山太史為之傳先生嘗往來余鄉余因得交先生之後人知先生行事又深愛太史之文雅質可誦諸能言之士莫或先也爰不揣固陋約其指意而哀之以辭辭曰

天都之峰巉巖突兀高以矗過塘之山蜿蜒磅礴互迴複厥生偉人如金在鑪玉在璞矜修砥節懷文抱質志嶽嶽我生不辰椿枝早折痛風木有母顧養擔簦躡屩去鄉國洞庭彭蠡朱方吳會舟與陸搜奇攬勝名篇鉅什滿行篋

拂衣歸來逍遙杖履返初服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性所篤
賑災卹患好行其德廣姻睦高堂曲房宏敞深靚蔽林麓
子孫繩繩一室百戶萃宗族後生矜式宗師祭酒頌庠塾
胡天不弔期頤未屆奪之速嗚呼悲哉人百其身莫可贖
千里相將白水一盂芻一束碧雲悠悠青山鬱鬱緬高躅

祭母任太淑人文

嗚呼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復如電等厚薄如賢愚齊重
輕於貴賤此固人情所共悲而矧其為義方之賢母與詩
禮之淑媛也惟我老伯繼配任太淑人者係出先賢
作配華閱貴而能勤富而知節相夫子則中饋之職必勤
事舅姑則內職之儀毋缺恩以逮妾媵則詩人有樛木之
歌義以勗諸兒則庭樹有蘭芽之茁若乃各官分職青紫
納言東薊持旌畿輔拯波臣之厄西藩建節志乘成河套
之編先生方馳驅

皇路未敢以內顧為懷而淑人則甞勉弗懈憂勞必先用

是工遊

主眷下播仁風以贊成報最之賢者非偶然也胡天不弔相奪之速致使黃門感寸草而神傷碧落建豐碑而痛哭也哉夫年登六十不可謂不壽矣躬膺

崇封遇亦厚矣子孫繩繩昌厥後矣淋人有知其又何咎矣然伯鸞垂老而悼止鷓鴣鳥先墜而莫救淋人其未免抱恨於泉臺而嘆鞠凶之是邁矣某誼切同粉分叨猶子望鶴弔於東都聽佛謳於萬里白雲青鳥敬獻一觴丹荔黃蕉用陳二簋嗚呼尚饗

紫雲根硯銘

紫雲在天根在水磨刀割取赤龍髓擊出秋潭光煒煒初日芙蓉墮孤蕊

江水東下萬古不竭達摩西來宗旨直揭如雲在天因指
見月巍巍紫金法侶窟宅如見我聞無量壽佛厥壽伊何
莫可紀述恒河沙數萬億秒忽怪石作供玉帶辨屈掉杖
一喝龍象蟻蝨

有弗出世云何去住有大菩薩離絕恐怖尔復何人木雕
泥塑聽獅子音倚旃檀樹玉壺貯冰月灘起鷺一腳踏翻
無有是處吐紅塵十丈草鞋穿須彌山下三生悟

張松坪像贊

此何人斯特立獨行外和且介內廉以貞玉堂天上載蜚
載鳴出擁雙節入廣五韻量逾八斗者其才思汪若干頃
者性^其情吾益日挹其光霽而知其臧否之不問與喜怒之
不形

朱統軍像贊

於維我公此傳其神坐人春風飲人以醇東海之濱奕世
載德翊我

聖朝恪守乃職敬歷中外兼資武文左右

三后受

雨露恩簪筆戩弓出入

禁闥喉舌是司貌虎就列發為詩歌其書五車大雅復作
何知苗琶餘伎丹青蒙

天一笑觸手生春如化工肖

帝命于役天台之陽以我公歸衮衣繡裳獲觀斯圖儼對

公語他日凌煙奉

詔摹取集刻他氏亦小有異同

郭立齋像贊

其貌則瞿其神則腴年不滿五十而胃有千古志未展尺
寸而心雄萬夫於戲君子命如此萬蟻戰酣君獨死六卷
遺詩珠玉比身後之名自茲始

夢僧像贊

佛法廣無邊男女本一視事塞與僧尼如是亦如是况乃
畫圖中更復兼夢寐夢僧夢未覺但解夢中趣擁衛畫童
真羅列非鬼魅夢僧夢忽醒放眼空無際飛光彈指生竿
木隨身戲吾聞耆楞嚴阿難仗佛庇亦有香嚴童清才逞
辨慧執杖者何人母乃即其類或疑維摩室天女散花至
似是陀羅尼却如無垢施又如普陀巖宴坐觀自在善財
與龍女左右兩分侍又如婆羅門弟姊同一氣男則名長
爪女則字舍利有客扣禪關問道訪初地夢僧笑無言何
必有文字漫生分別心莫起貪愛意劫等恒河沙只作泡

影示男女何足論夢覺亦不計空色與色空辨論提多事

故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涵齋朱公行狀

公姓朱氏諱倫瀚字涵齋又字亦軒號一三先世山東歷城人仕明以武功世襲金帶指揮使屯戍遼陽左衛十七傳諱登科是為公之曾祖入本朝受知我

太祖高皇帝入正紅旗漢軍世襲叅領管火旗營兼辦南書房事修全遼戶口錢糧冊成叙功加襲二等輕車都尉征高麗渡鵬綠江誤失火器罷輕車都尉留叅領如故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即留鎮山海關改襲城守尉子二人長即公祖諱廷寀歷官湖廣寶慶道叅議次即公本生祖諱

廷縉襲尉職後裁尉應以二品官對改而城守公卒遂不復請世襲城守公三子長即父諱天爵出繼叅議公後後歷官山西稷山縣知縣都察院經歷江西臨江府同知山東兗州福建建寧二府知府

崇祀名宦鄉賢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加二十三級母魯太夫人

贈一品夫人自建寧公以上三世皆晉階一品子四次即公生於稷山任所長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不獲雋康熙辛卯入武闈中式壬辰成進士

殿試二甲二名選三等待衛後改刑部郎中雍正三年發浙江試用署寧波府知府五年補衢州府知府陞浙江糧儲道疊署驛鹽道藩臬二司印務者七乾隆二年引見留京以御史用旋出署湖北驛鹽道權武昌關稅署糧道印務五年復奉

旨來京以御史用六年補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放公中佐領七年轉吏科給事中八年掌戶科巡視南城十年陞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十二年調正黃旗在官凡十有三年卒於位此公生平出處始末也公少秉異才兼資文武學無所不究自天官河渠樂律算數及百家衆技之

事悉研討入微為文章初改制舉義旁及詩歌古文灑灑
數千言倚馬立就書法兼該眾體蠅頭擘窠各極其妙畫
法得之天授年四歲即以煤塗臂肖諸鬼神鳥獸像見者
驚詫不敢逼視一日攀煤車取煤墜地傷右手中指比痊
則此指甲獨厚而銳有微凹能容墨遂專以指代筆時高
尚書以指畫擅一時自公為之遂駸駸乎駕其上從父任
遍東南諸省山川道里人情風俗歷歷如指掌講求政理
洞曉民間利弊先世既以武功致通顯韜鈴之學熟聞襁
褁齊力過人工左右騎射嫻習諸技勇年九歲隨任往臨
江行山東道上遇盜執鎗馳馬刺之盜為之逸初官侍衛

最後官佐領副都統遭時太平羽獵長楊而外無所表見
供奉

內廷比於文學之臣詩歌筆札最見

寵信

聖祖仁皇帝嘗書公畫扇

賜高麗國王王復請於

朝具厚幣乞公畫一時朝野傳為美談

聖祖仁皇帝

今上皇帝御製集中並有

賜題公畫詩皆異數也改刑部時讞獄多不引正律轍云

不便照此另科重罪入之公具疏奏請永遠禁止不便照此字樣大畧謂法與情各有一定果法輕於情則不必引輕罪於前情輕於法更不可擬重罪於後初既引之以輕後復入之以重將視律令為可遷就移用之物矣

上嘉之時有某違命案挾重賄走公門但求公不置一辭公拒不納後其事果敗同官多獲罪而上益以此知公在寧波承修禹陵及招寶普陀二山工竣民不擾在衢州衢人好佛設齋堂誦經施錢米或指為邪教籍其名以首公親往諭以道眾咸悅服罷去未幾果奉檄查將置諸法則其衆已散賴以全活者甚多在糧儲道

任清旗丁積欠多至八萬餘兩浙丁素奢積欠愈久愈重不能償公乃核陋規之由丁輸者歲七千餘兩請於上官即令輸納抵欠歷九年全償復請於上官裁陋規以紓丁力所轄軍衛愛公如慈父母增設隄防禦仁和海寧諸公水患尅期告成居民得以安堵在官日久興利除害百廢具舉先後運漕無誤議叙加級者十有六年^辛亥春

世宗憲皇帝夢一繡衣人再拜請曰臣天台桐栢觀士張平叔也為

陞下乞所居地

帝寤異之下其事於督臣時適有道士以侵占觀基告者

乃專以其事畀公公親往查勘則觀地已久為豪右勾奪
為墓田公曉以禍福使悉返所侵地乃鳩工庀材即舊址
加式廓伐地得宋乾道間建清聖祠斷碣蹤跡之弟齊石
像具存乃建祠以祀又於百步溪建紫陽觀專祀張平叔
此外諸祠寺凡名在志乘者次第畢舉閱三載而大工以
成署按察司辦理逆黨黃森官一案分別核實釋其株連
及誤入者數百人署湖北驛鹽道時大修武昌江塘石上
垂成輒圮者屢公至命工減其尺寸豐下而殺上遂不復
圮塘成得議叙紀錄一次在御史臺及吏戶兩垣尤多所
建白嘗請截留漕糧以充積貯暫停買補倉穀之例謂宜

計盈虛之數合產米之區為之酌緩急之宜思久長之計
蓋米穀歲產有定數而滋生戶口日繁則米穀日以不足
以不足之米穀而供各處之搬運此價之所以日增也據
生平所歷諸省言之浙東既不能波及浙西杭嘉湖三府
則所產不^足及供用江南賦重商賈雲集益難有餘江西則
間民無藉者多出外開墾其不富可知湖廣最稱沃壤而
近年以來則不能不仰食於川省是不可無籌畫變通之
計各處倉廩因賑糶缺額理應買補但恐一時爭購則米
價必昂民間反受其累現在京通各倉俱滿新糧不能再
貯請將各省停止採買即於應行運京漕米內撥留以充

積貯則額數無虧而價值亦無從昂貴矣後因江南偶有偏災屢蒙

恩諭撥運米穀以資賑恤公請買川米疏論因地變通其便有四

上并發部議准行御史某奏請改漢郎中陞用道府之例稱漢郎中在本任及前任內曾京察一等者准論俸陞用其列二三等及上次曾列一等下次列二三等者俱不准用如一等用完下次京察尚未屆期吏部請

旨勅各堂官保舉引

見記名仍論俸陞用如用後被叅審實即將保舉之堂官

照例議處等語公為疏論之略曰真才難得即薦才亦不易今不列一等與曾列一等復降為二三等者俱不用更欲別求一等者用之竊恐一等人員不如是之易且多况一等與二三等原無一定歷來因保舉議處者甚多則保舉之不足憑也明矣且一等用完另求保舉置二三等俱不用是永無陞用之日矣甚至保舉之例開則營謀奔競之門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後某御奏果格於部議不行巡南城值天旱暑氣酷烈人有死於道者公請按坊箱設桶貯水水開局賑藥民便之相沿至今不廢在都統任有請旗人不得居外地宜令歸京者公陳舊制京畿五百里

內按旗東西分給田畝聽其散處以為輔翼立法至周且
悉今驟事更張其不便者有五疏入即蒙

恩可其奏公至性過人年十三喪母哀毀如禮建寧公由
兗州調建寧甫八日即卒於任公奉祖母寓居吳門聞訃
奔往至錢塘柩船將至留江岸以俟風棲露宿者半月乃
扶襯以歸兄弟四人各以宦遊不得合并公每一念及輒
泫泫淚下建寧公故有贍族田為司事者竊者公復自置
官田付託非人又復不可究詰公力難再置時舉以告子
孫冀他日之有能成其志者也幼聘李氏女其女因病目
盲女家遣媒氏卻聘物請別議婚建寧公及魯太夫人將

覘公器識合兩姓姻戚從塾中呼公問之公毅然以為不
可事乃已後李氏女殤於痘始改聘焉公生有異徵目光
如電幽室中能辨鬼物遇異人以藥塗之光始滅隨任臨
江渡河墮水中似有人曳之登岸視其上則睢陽廟巫再
拜謝後宦迹所至多立廟祀之讀書蕭寺有白狐立花間
對月跪拜如人公設闕候以長繩致之竟為所獲公不忍
設縱之去督工普陀親見大士像繪圖供奉流傳人間凡
數十本人咸寶之公性侃直不阿與人交胷無城府口不
言人過人有一材一藝皆極力獎藉之惟恐不當當少從
江右黎先生遊服勤就養終其身不懈先生卒厚恤其子

孫負知人之鑒同官中交誼最篤者為黃公丹崖劉公蓉
洲李公又紀張公雲上數人公嘗勸黃公宜講求經史治
術以待大用後公果仕至陝甘總督兼大學士建立功業
為時名臣自餘諸公俱躋顯仕卓然有聞於時公性甘澹
泊食不兼味數年不製一衣歷官楚越皆財賦重地而操
守廉潔處脂膏不染歲入俸錢悉以贍親族晚年家益貧
而胸襟浩落無一日廢觴咏也既以畫名當代達人貴官
具謙素到門者踵相接公應之落落或有假公名佞欺者
公曰其畫果佳吾方愧不如不佳必有能辨之者即不辨
則此人得以濟貧而嗜余畫者亦厭其欲以去豈不善乎

建寧公屢仕繁劇所至有惠政既去民思之公少嘗以事
至稷山稷山人奇公狀貌詢之則朱公子也驚曰公子尚
未為官人耶謀合錢為公納粟入仕籍公辭之不可則宵
遁以去其生平耿介類如此公鬚眉疏秀舉止閒雅飲酒
至一石不亂歷仕

三朝小心敬畏五十年無纖芥過仰邀

聖天子特達之和文武內外因材器使俾得各見所長以收
實效

御書墨寶匾額詩扇

上方珍玩賞賜稠疊珥華

承明宿衛

近禁受

恩深重為儒臣所不敢望壽逾八十以功名終

主聖臣賢照耀史策嗚呼盛哉公詩初學少陵晚乃出入韓白蘓陸諸家要能自寫性靈不屑屑寄人籬下所著有間青堂詩集十卷古文則全近南豐紫陽期於達意而止而經術湛深復無以遺過草稿具存編次尚有待也公生於康熙七年庚申二月二十九日年八十有一恭遇

覃恩誥授光祿大夫配栗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早卒繼王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夫人慈孝恭儉能相夫教子使公無內顧憂先公五年卒年六十有二子五人長孝先州同知次孝升辛酉舉人四川井研縣知縣次孝全廣西永安州吏目次孝純壬午舉人今任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次孝揚國學生孫八人友梅國學生友謙福建南平縣典史友讓友善友諒俱國學生友振兵部筆帖式友桂兵部武選司主事友松貢生余與孝純為同年友從揚州任所臚公事實郵京師屬余為之狀余不敢辭爰據實詮次如右將上之史館並奠

當代立言之君子採焉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加三級徐公行狀

公諱嗣曾字宛東號兩松江南丹徒人本姓楊氏浙江海寧人曾祖雍正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貴州巡撫兵部左侍郎晉階光祿大夫曾祖妣唐氏

贈一品夫人生曾祖妣劉氏以子貴

贈太恭人祖中吉康熙辛卯舉人候補主事父震國學生後並以公貴累

贈至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祖妣張氏妣王氏並累

贈夫人其出繼為徐氏後自震始徐氏本江寧籍遷丹徒高祖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高祖妣李氏

封夫人曾祖貽祖沂俱早世後並以公貴

贈如其官曾祖妣張氏祖妣蔣氏俱累

贈夫人公父震之出繼徐氏也因兩家先世同年同官而徐氏之曾祖妣與楊氏之祖妣皆丹徒張氏女徐長於楊為姑姪行蔣夫人以貞女過門守節養孀姑得

旌表建坊而本族無可為後者徐之張夫人乃請於楊以震為蔣夫人子楊許之時年九歲遂育於徐氏長為娶婦

生一子即公也蔣夫人卒無遺產公又隨父遷居金壇因異籍不得與童子試公父乃携公歸海寧以本姓應試入縣學而徐氏仍無後後以戶部郎中視學陝西恭遇

覃恩楊氏再世俱得

贈典徐氏例不得請公乃為徐氏捐

封與楊氏同任滿復

命

上問何以為徐氏請封公以情對聲淚俱下

上嘉許之於是始復姓徐命子孫以徐楊為複姓至身後始定居丹徒公少失恃乾隆十五年庚午年十六入海寧

縣學旋丁外艱丙子登浙江賢書名第二癸未會試中式
殿試二甲

賜進士出身除戶部江南司額外主事乙酉實授湖廣司
主事丁亥陞江南司員外郎庚寅

恩科

欽點陝西副考官冬回任陞福建司郎中辛卯充順天鄉
試同考官旋充武會試同考官出為陝西學政甲午還
朝乙未二月陞雲南迤東道署按察使調糧儲道又調迤
西道己亥陞安徽按察使大吏請留署雲南布政使有
旨調雲南按察使壬寅陞福建布政使乙巳秋七月陞福

建巡撫蓋先後將三十年自通籍至封疆歷官十任無不
盡智竭忠上邀

宸鑒下決輿情歷歷可紀在戶部最久度支出入綜覈鈎
貫若指掌兼設他司及現審處再充則例館纂修及提調
官事繁而無不舉監督寶泉局處脂膏不染在迤東最為
諸大吏所重一見即奏署按察使旋檄赴普洱覈刀紹文
事刀紹文者九龍江外車里宣慰土司也莽匪犯車里官
兵進討始遷宣慰於江內罷紹文而令其子維屏承襲弟
紹廳以罷紹文故挈其族以逃季弟士宛畏法投江獲救
乃免事

聞

上以上司潛逃不足勞官兵冒瘴追捕但裁宣慰設專營
後普洱知府宋惠綏知紹文在江外窮蹙無歸乃遣他土
司往諭令來歸免罪紹文不敢遽至遣其子維屏士宛渡
江來謁陳其父悔罪求歸意甚切宋稟前總督圖思義公
公委員至江內犒之且察虛實委員乃縛維屏等送永昌
獄紹文益驚恐不敢至公往九龍江察知紹文本無大罪
初不自知有罪及裁宣慰各版納不受轄始恍然寤既悔
罪復畏法莫能自主公察其情請沿江隘口添設卡防按
歸立為奏聞潛踪則姑置勿問總督然之公調糧儲道普

洱自設專營每歲調內地官兵更番駐防事隸軍需局糧
道領之公念防兵多斃於瘴營防_房堆卡費復不貲乃紹
文居車里傳二十四世素得夷心請以其季子士宛襲職
以夷制夷則防兵可以不設議上未即行會大學士阿桂
公奉

命巡邊察知本末避公議即以上

聞

上命赦刀氏罪令士宛襲土司職公出土宛於獄命隨赴
普洱曉諭各版納建宣慰府於小猛養紹文聞赦亦來歸
遂撤防兵全活無筭調迤西道時滇盜滯消通課積數十

萬上官急思調劑公上議曰各省鹽皆商辦滇獨官銷官民交市假手胥吏窮鋪小販視官店為畏途民間避貴趨賤相習食私官店久成虛設且有按糧按戶派銷則累民尤甚邊民拙於會計招商不來惟於官辦中嚴定鋪銷之法可矣向例附近省城十六州縣係鹽道設倉鋪戶按名驗充交價領鹽歷無遺誤後改歸州縣久課遂滋復歸鹽道設倉發鋪領銷至今行之無弊若仿其意施之通省則州縣與省城事理無殊上官深嘉納之永昌邊界自乾隆三十四年後每年冬初派兵於張鳳街三台山九龍江等處駐防後騰越改協為鎮駐兵三千龍陵改協為營駐兵

一千五百并於冬初移出巡防總督李公侍堯以撤兵後緬匪久不敢犯邊自可減省普洱自設普安營後仍於九龍江添兵出防今土司新復普安亦裁防兵亦可量裁皆公素所親歷屬公策之公議以騰越既設重鎮已得空制彈壓之勢騰越之南為南甸南甸之西南為戶撒距虎踞鉄壁等關均百餘里請於戶撒駐兵五百南甸之東南為杉木籠戶撒以西為盞達請於此二處各設一小汛駐兵百人所駐兵即於龍陵協所部分五百人駐戶撒南甸駐兵內抽二百人分駐杉木籠盞達至九龍江外與緬夷本遠今復立宣慰司責自領所屬土練巡防令思茅遊擊實

力操練每歲冬春普洱總兵駐思茅數月嚴密稽查江內
外可期安帖議上李公以為畫沙聚米不是過也及遷按
察使故事按察使兼錢局亦利藪也公謂臬司為刑名總
匯宜嚴密閑防專心案牘請於上官辭去其秉臬也用心
詳慎不主寬嚴稍有疑竇必反復推勘得當而止總督嘉
勇公福康安公得籌理銅運司道集議衆以屬公公議大
略謂運限無誤必須多辦而厚其價今官價不敷採煎工
費京銅所給於湯丹等六廠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今
請每銅百斤加增銀八錢額銅六百萬餘斤約加銀五萬
餘兩至各小廠於完納額銅之外餘銅聽其通商獲利大

小廠均沾實惠京運自能接濟備復原限公據以入奏奉
旨允行運限至今無誤公在滇八載最為前後總督巡撫
所倚重如銅政鹽法夷情兵制悉由公議上官知其廉至
有分俸以濟公者既去猶念之不置云擢福建布政使察
吏安民禁鴉片館及花會等以正風俗嚴治監奴差役克
減夫馬工料裁革陋規殆盡官署供給絲毫不累首縣官
民便之度支出入尤藩司專責公昔官戶部掌福建司印
通省錢穀款目最悉或試問一二剖析利弊雖老吏亦相
顧錯愕舌橋而不能下用是不敢為姦陞福建巡撫甫及
一年而林爽文事起爽文漳州人犯法竄臺灣彰化之大

里棧庄恃其險僻謀為不軌先是有楊光勲者聚眾拒捕
傷官已被獲置於理餘黨張烈依附之勢甚洶洶太守孫
景燧同知長 副將赫生額彰化知縣俞 皆以不屈
被害賊遂驅眾攻彰化之鹿仔港復北攻淡水廳竹塹護
同知程峻亦死之又攻破諸羅縣諸羅者即今嘉義縣也
賊已陷一廳兩縣乃由南路直逼府城公聞報即會總督
常青公畫三路進兵之策一令水師提督黃公仕簡統兵
出廈門渡澎湖島進鹿耳門援郡城一令陸路提督任公
統兵出蚶江直渡鹿港由中路收復諸彰等邑一檄
海壇總兵郝公 統閩安烽火各營兵出五虎門直渡

北淡水收復竹塹總督馳赴泉州相機調撥省城一切指
揮彈壓公身任之賊南犯三坎店臺去府城僅十里總督
檄北路統兵之郝某總兵即出海道赴南路援府城而北
淡水賊目方窺艦舫諸庄官司告急公謂艦舫一帶村落
稠密淡水廳倉庫在焉援不可緩乃檄閩安副將徐鼎士
統省兵一千五百出五虎門飛渡八里坌進口公親往犒
師士氣騰奮艦舫之守益堅賊自是不敢北犯會總督又
調省兵一千赴廈公又調延建兵一千復飛咨粵浙兩省
調兵二三千屯交界備策應奏
聞隨告總督並言調兵由海道赴廈門則迂飭鎮營由陸

路赴行轅便未幾鳳山陷府城告急調兵得馳達無誤初賊之自北而南也以偽將軍王作守淡水竹塹有壽同春者游幕臺灣久賊得之知其才不忍殺令其從已同春陽為結好而陰令粵兵譁言大兵至賊由小路遁同春乃集義勇追獲王作並其黨三十七人誅之自署暫理淡水軍務上書軍門自劾擅生殺請論公答書優獎之勉其堅守以待新任之至時晉江知縣徐夢麟已投淡水同知公促令速往仍令與同春商辦蓋同春在臺灣更事久宜引為佐云丁未二月公奉命巡附近省城沿海地

命總督常青公以湖廣總督渡臺督剿調湖廣總督李公侍堯為浙閩開府泉州兩廣總督孫公亦駐節閩界之黃岡公在諸公間既有地方專責又巡查海疆日無寧晷而軍書旁午諮議稠疊公悉能推誠協力無所牴牾籌備機宜無不詳盡三月增調浙粵兩省官兵公方巡查興泉即視粵兵東渡浙兵由福建鼎入境復親至福寧經理奏報疊奉

嘉獎時將軍參贊又請添兵

諭調粵東浙滿漢兵一萬一千自粵入閩者總督親視自浙入閩者由浦城至蚶江登舟公先定章程慎擇幹吏親

往泉州督率迅速揚帆刻期無誤屢奉

上諭以招撫脅從解散賊黨為第一要務公恪遵

聖訓通告行間副將徐鼎士淡水同知徐夢麟稟白石湖
山內姦良雜處將吏上山撫諭即有投械來歸三千餘人
賊彭喜等被擒又於鹿蔡金包里等處招出難民千餘人
護送還莊公據以入奏奉

旨添兵一千名接濟徐鼎士旋經總督李侍堯公撥五萬
金恤淡水難民公又請加五萬米六千石以期足用奉
硃批甚好方是時北路賊氛稍斂諸羅彰化雖收而南路
賊莊大田不時攻擾府城賊魁林爽文圍諸羅甚急秋七

月

上命節相福康安公為將軍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公成
都將軍鄂輝公為叅贊調四川屯練暨貴州廣西湖廣兵
並官弁若干員大舉合剿一切供支舟輿人馬如山傾潮
湧莫知措手

上命妥為經理弗頓軍行公乃親歷上下游指揮督率大
軍所過如行無事九月節相福公抵閩咨訪軍機公以請
一秉

廟謨剿撫兼用與節相意合即出示數十通曉散其黨賊
素懾節相威名多望風解散節相遂由崇武澳登舟飛渡

鹿港整旅長驅由新埤直抵諸羅叅贊海公亦由笨港直抵縣城諸羅之圍遂解遂進攻斗六門直搗大里杙賊巢破之會節相言撫難民添建城垣清叛產犯屬事皆不易猝辦必精謚大臣方堪資董率撫臣徐嗣曾速渡可無慮也公即時至蚶江登舟戊申正月抵鹿仔港登岸時賊首林真文等俱生擒解京亂後村落房舍蹂躪殆盡山泉水則皆掘東作久停節相平賊後即招撫難民給賑糧酌賞造屋費公至修復水道難民之生還無業者清戶口按名撫卹由彰化厯嘉義二月抵府城會賊魁莊大田就獲受傷將斃公亟請

王命磔之人民歡呼稱快復自府城至鳳山勘被難形輕重不等因分析賑貸平糶借籽種奏糧一石給銀三兩上諭實力查辦公嚴核與節相合詞入奏

硃批摺尾曰所全活難民不少矣議添建城垣請朝官會估

上命工部侍郎德成公會公核定府城及嘉義縣建土城彰化鳳山淡水仍蒞竹栽插加浚深濠添設石卡犁清叛產一萬餘畝犯屬三百餘人奏

聞公久涖閩疆念民俗獷悍一時未易轉移臺灣小醜初平人心易煽是宜大加懲創以警將來時有澎湖戍兵糾

衆逞凶及吳懷等殺傷多命捏造偽旂割用印冊等案及
臺灣棍徒羅漢脚等悉訪拏審訊不拘常例從重治罪又
訪知各衙門差役有設立班房私拷私禁害民之事聞實
立置重典奏

聞又言外省相沿成習亦有班房因房土地堂等名請
勅下各問刑衙門永革有

旨據徐嗣曾奏懲治臺地棍徒並拏獲糾夥殺命匪犯及
設館殃民之蠹役挾嫌捏害之義民割用印冊冒支錢糧
之征兵分別從嚴定擬各摺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
司核擬速奏矣臺灣為五方襟處之區民情刁悍從前地

方文武因循廢弛遇事姑息以致姦民無所忌憚釀成逆
案今當賊匪甫經蕩平之後正當趁此兵威隨時嚴辦使
匪徒斂迹盡絕根株徐嗣曾於拏獲棍徒凡犯該死罪者
俱立置典刑所有陳光侯潘波二犯不復拘泥成例分別
謀故概從立決具殃民之蠹役舞弊之征兵特符藐法之
義民俱分別嚴行定擬辦理不謂徐嗣曾竟能如此明敏
決斷實屬可嘉之至徐嗣曾前於柴大紀亂法營私不行
叅奏一案咎無可辭是以將伊革職從寬留任該撫自抵
臺灣後幫辦善後諸務尚為妥協今於地方棍徒蠹役等
復能力加整頓俾海疆刁悍之風漸知悔改殊為不負任

使徐嗣曾着交部議叙以示朕賞罰功罪各不相掩至意
至府縣差役膽敢私設班館擅置刑杖拶指等件勾黨盤
踞肆惡殃民其情節實屬可惡徐嗣曾將為首各犯定擬
斬決所辦甚是臺灣既查有此弊恐各省亦在所不免着
傳諭各督撫務嚴飭問刑衙門將班房等項名目永行禁
革以除姦蠹而絕弊端仍着年終奏聞有無此弊又義民
等因幫同守城剿賊特予獎賞伊等自邀頂帶正倍應倍加知
安分乃挾嫌捏害圖陷多人豈可因其前有微勞稍從末
減徐嗣曾請將誣告之義民謝恭即行正法其不行阻止
之黃武等概行責懲辦理實屬允當又據會同普吉保奏

兵丁鄭振宿娼悞惡連斃二命審明後已恭請王命將該
犯即行正法一摺所辦甚是徐嗣曾一經稟報即審明嚴
辦其所請交部之處並着寬免欽此內山各社生番從古
未通聲教至是多願赴京朝賀瞻仰
天顏節相奏

聞

上命同年班衆部入宴宴公宣示

恩綸民番倍深鼓舞公於乙巳歲入

覲已屆三年而臺灣當籌善後事宜請緩內渡

上以總督方病俾公與總兵奎林公面代後即內渡比公

冬杪抵任時總督李公已卒

上命節相福公總督浙閩奉有將撫篆交福康安兼署即行來京陛見之

諭制府福公旋調任兩廣以伍拉納公為閩浙總督公復奉有俟新授閩浙總督伍拉納抵閩後將地方應辦事件熟商妥辦於秋冬間再行來京瞻觀之

諭公時兼署督印伍公抵任交印後凡整飭地方興利除害綏靖海疆諸事莫不和衷協辦而水利所關尤鉅省城背山襟江田疇彌望唐宋間鑿東西二湖以受西北諸山之水明代復增設關閘開引河以時宣洩城內外帆檣雲

集商賈輻輳田畝盡成膏腴歲久東湖湮塞西湖亦漸為民占公嘗言節相福公謂西湖可開狀福公然之會移節去復告伍公終其事而水利以復民人渡臺向例設三口驗放支港小口例禁私渡而渡口兵役多滋擾私渡遂不能禁節相福公與公議請明設官渡入奏至是上命伍公與公會議具奏得

旨報可私渡之弊遂絕海洋巨盜輯獲尤多俱遵

旨嚴辦軍需奏銷俱嚴加核實以杜冒濫旋請入

覲

上命待明年秋公自乙巳年

陞見後已五載戀

主之誠形於寤寐庚戌二月總兵奎公奏稱獅仔等社生
番頭目懷目懷等均願赴京叩祝

萬壽

上命公同赴熱河瞻觀俾與外番蒙古同與筵宴公自通
籍以來受

恩最為深重辛卯

京察一等甲午冬蒙

恩仍改姓徐後每遇

覃恩徐楊二氏俱得一體請

封屢求

陞見總以地方任重不得

俞旨辛丑乙巳二載俱邀

恩陞見一赴熱河

行在一起京師甲辰春迎

鑿江浙至是庚戌恭祝

皇上八旬萬壽皆得屢覲

天顏疊承

恩眷具

賞賜諸物或在京或在

行在或在軍營或在途或在任所除
克什及筵宴外先後

賜到福字者四

御製文二集

欽定各種書籍

御仿

御題諸詩畫墨寶豐碑石鼓文法帖如意荷包名瓷文綺

丹丸藥錠諸方物珍品不可勝紀因事入奏必奉

硃批嘉獎交部議叙者屢恭覲

天顏必屢蒙

召見奏對良久赴

行在必

諭令不必遠送戊申月

頒到

御製紀事文三篇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一篇

命建五功臣生祠公承其事奏入稱

旨四月奉

特旨賞戴花翎是年

京察復奉

旨議叙又奉

肯臺灣生祠內入一十五人並圖像

紫光閣公在其列頒到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並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墨刻

御製公像贊曰宣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之贊之竭慮摠勤渡海籌疆亦可稱勲公跪讀之餘感極而泣非常

曠典也夫叅柴大紀案內奏懇從重治罪奉

旨僅予革職留任又於臺灣陋規案內奏請革任

上仍寬免兼管粵海關監督缺額至九萬兩公自請如數認賠

上命僅輸萬金蓋公之仰邀

聖眷曲賜於全者又如此公為政嚴明而愛民如子甲辰以福建布政使送

駕至鎮江回閩適值梅雨經旬崇安浦城諸山水滙入劍江建寧城外田廬皆被水公聞報馳視省城洪山橋等處暴漲舟不可行公冒險逆流而上幸風便三日達建寧居民俱入城避水望公至如望慈雲母公急令開倉賑濟委員賞錢米散給被水各鄉村淹斃者給以柩房舍應行苦蓋者給以資山水易退勦不成災請大府上聞緩征民有更生之慶乙巳夏至秋天旱久不雨公率屬

虔禱甘霖立沛軍興之會各省運到兵米贏餘悉減價平
糶民食充餘其盡心民事如此公天性孝友十三喪母十
六喪父俱哀毀逾禮遭父喪公在海寧訃至幾不欲生尤
抱終天恨也楊氏伯叔父浙江藍場大使候補知縣 乾
隆戊午副車歷任崇明等縣知縣 與公父手足至愛公
亦事之如所生從父兄弟荊州知府恪曾國學生 曾令
清河縣丞保曾甘泉知縣寶曾少皆與公同塾讀書長成
遊宦書問時通或暫得見必勉以潔已奉公居官蒞政之
要用是諸兄弟所至皆有聲其同在官所者則倚之如左
右手也教諸子姪必以義方俱英英露頭角以次入科目

登仕版矣尤重於根本徐楊兩家墳墓之在丹徒金壇海
寧者俱不時修輯得假則親展拜依依若孺子慕公早慧
讀書過目即成誦經史外尤熟於古諸大家文制舉義一
宗先正理法井井僑居金壇即大為金壇前輩所賞宿儒
于 與公父為莫逆交見公文深器之妻以女即令讀書
於其家之清漣社學成應試試卷及鄉會墨出紙貴一時
主興化書院年尚少諸生慶得師庚寅
恩科充陝西鄉試副考官辛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俱得
人視學陝西念秦中為古帝王舊都西京朴茂之風當有
存者乃一擯揣摩膚淺之習所得多積學士刻其文曰能

夏士林爭傳誦之寧夏故河套地鄉試別為例額止二人
公閱其文以為未可輕視且西北不諳聲韻寧夏詩賦皆
合律尤不易得乃請於

朝鄉試通入校閱雋卷果逾於舊閩中故有鼇峰書院公
為延名師勤督課益振作之諸生中有貧不能自存者令
讀書內署而固其家課卷必親閱手定甲乙癸卯解元即
公所取書院第一人也其餘前列卷掇高魁者十之六七
武科例重外場公謂是營卒伎也必當內外兼重克辛卯
恩科武會試同考官主考福建丙午己酉兩科武鄉試得
人俱最盛公深於制舉義古文以八家為宗詩賦不名一

體興之所到百篇可立就在閩中有聚星堂詩集在滇南
合詩古文詞共為四卷在閩有思益山房集二卷奏議皆
手自起草即軍務控總謝

恩駢體之作亦不假他人積久得十卷藏於家公嚴於取
友友誼亦最篤在滇有不遠萬里來者在閩八年戚友來
依者尤衆公一一有以周給之使各得其意以去公恂恂
善下應事接物藹然可親及遇大事決大疑侃侃諤諤人
不能難平居寡言笑節嗜慾體不為豐而善自調攝亦無
疾庚戌入都途次感患濕熱疾遂作到京稍減面
聖熱河次日瘧發甚遽

上命太醫療公且

命還京調理俄兩腿浮腫不能行因念海疆重地未可久曠而身所經涉之事尤多又未可遽請解任奏懇

遣官權攝病痊請

訓回閩任事

上復命尚書福長安公率太醫來診視稱公氣虛濕注非委頓也

上命福公再至傳

旨不必請訓即由水路回閩任事公即具舟南下過臨清病劇至臺庄亟命具紙筆口占遺本外更無所言竟卒於

舟次子炳在閩聞疾狀亟奔馳北來尚及視含殮也公生於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卯時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午時享年五十有六娶金壇于氏即國學生女為公生平第一知己嘗館公於清澗社者也

封恭人

贈夫人于夫人才而賢先公十八年卒

族兄銳為之

傳繼

趙氏

封夫人子三長炳國學生娶于氏乾隆甲午舉人女即

公外舅

之孫女也次後聘

陳氏江蘇寶山丞歷署

陽湖等縣知縣率祖女次翎聘上海陸氏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錫熊女女二長未字次歛字縣江士梅山東布政使蘭
子孫一元亨幼孫女二長字 莊 乾隆丙午舉人
子次幼未字公既卒孤炳等具公生平請余為將狀將上
之

史館副在太常請銘誄於

當代大人先生有立言之責者余與公同鄉里齒長於公
知公最悉不可以辭爰稍詮次如右用資載筆者採焉

